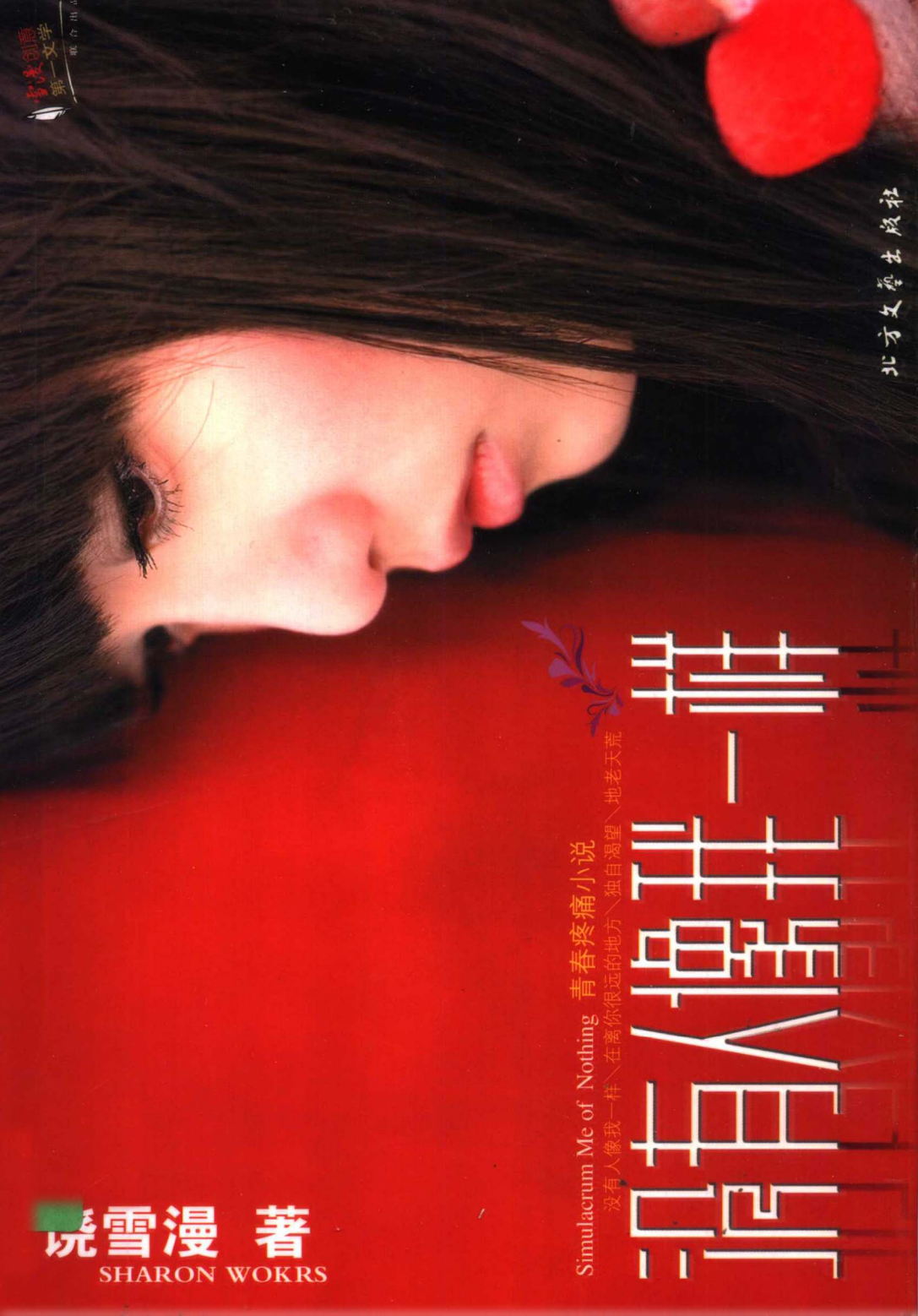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Simulacrum Me of Nothing 青春疼痛小说

没有人像我一样\在离你很远的地方\独自渴望\地老天荒

没有人像我一样

晓雪漫 著
SHARON WOKRS

青春疼痛
文学
第一
联合出版

没有人像我一样

饶雪漫
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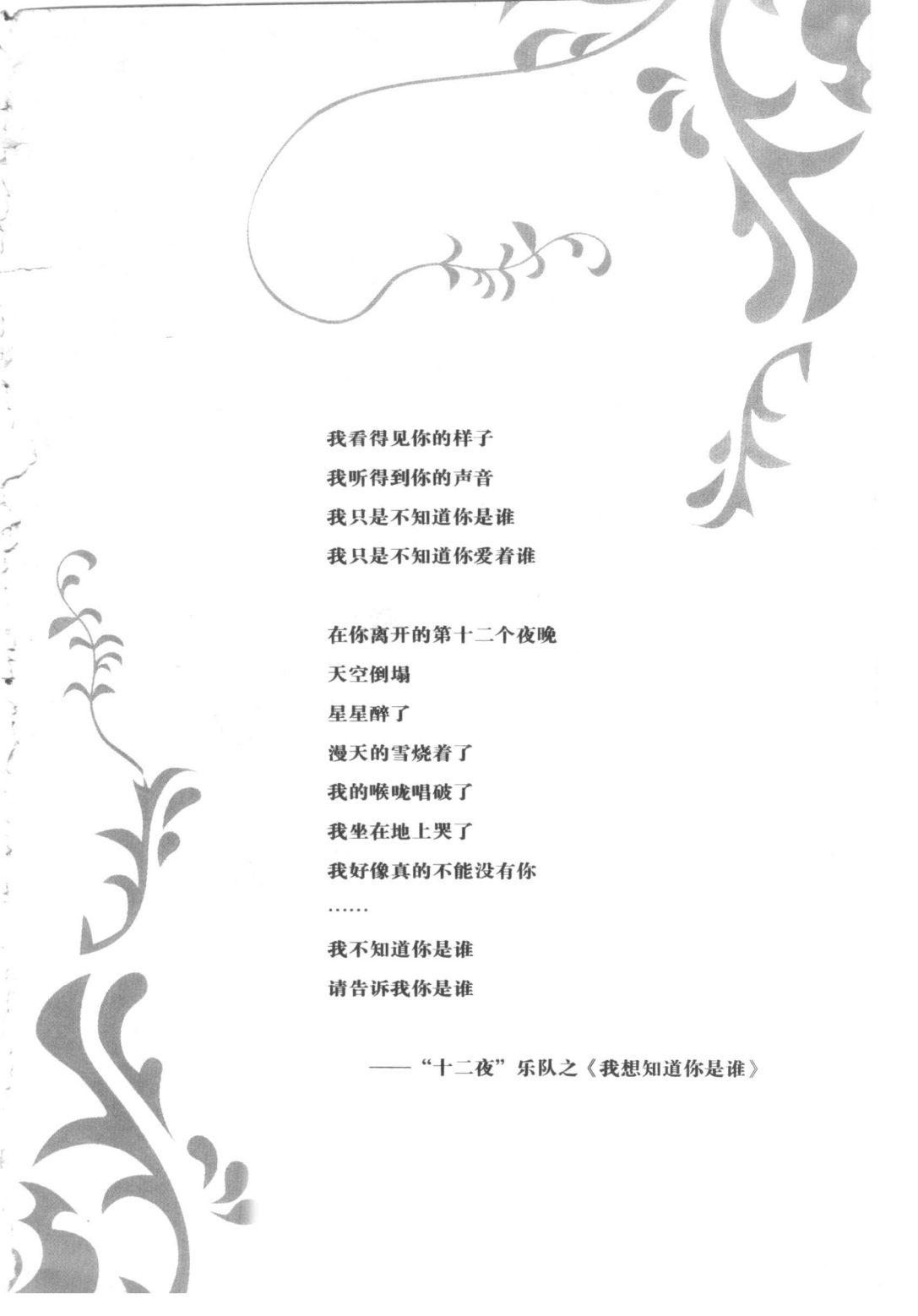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人像我一样/饶雪漫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6. 11
ISBN 7-5317-2049-3

I. 没. . . II. 饶. . 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27. 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29554号

没有人像我一样

作 者 / 饶雪漫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
封面设计 / 阅优坊
版式设计 / 茉莉书装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17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20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
开 本 / 890×1280 1/32
印 张 / 9
字 数 / 180千字
版 次 / 2006年12月第1版
印 次 /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/ 25.00元
书 号 / ISBN 7-5317-2049-3



我看得见你的样子
我听得到你的声音
我只是不知道你是谁
我只是不知道你爱着谁

在你离开的第十二个夜晚
天空倒塌
星星醉了
漫天的雪烧着了
我的喉咙唱破了
我坐在地上哭了
我好像真的不能没有你

.....

我不知道你是谁
请告诉我你是谁

——“十二夜”乐队之《我想知道你是谁》



第一章 图图 004

Chapter 1 Tu Tù



第二章 林南一和图图 022

Chapter 2 Being Together



第三章 消失 048

Chapter 3 Disappear



第四章 忽然之间 070

Chapter 4 In a Sudden



第五章 一二三四五六七 094

Chapter 5 Qi Qi



第六章 相依为命 112

Chapter 6 Without You

第七章 妖精七七 126

Chapter 7 Your Story My Song

第八章 回家 150

Chapter 8 Coming Home

第九章 失忆 174

Chapter 9 Lost of Memory

第十章 真相 198

Chapter 10 The Truth

第十一章 失速的流离

Chapter 11 Far Far Away 222

尾声 没有人像我一样 245

The end Simulacrum Me of Noth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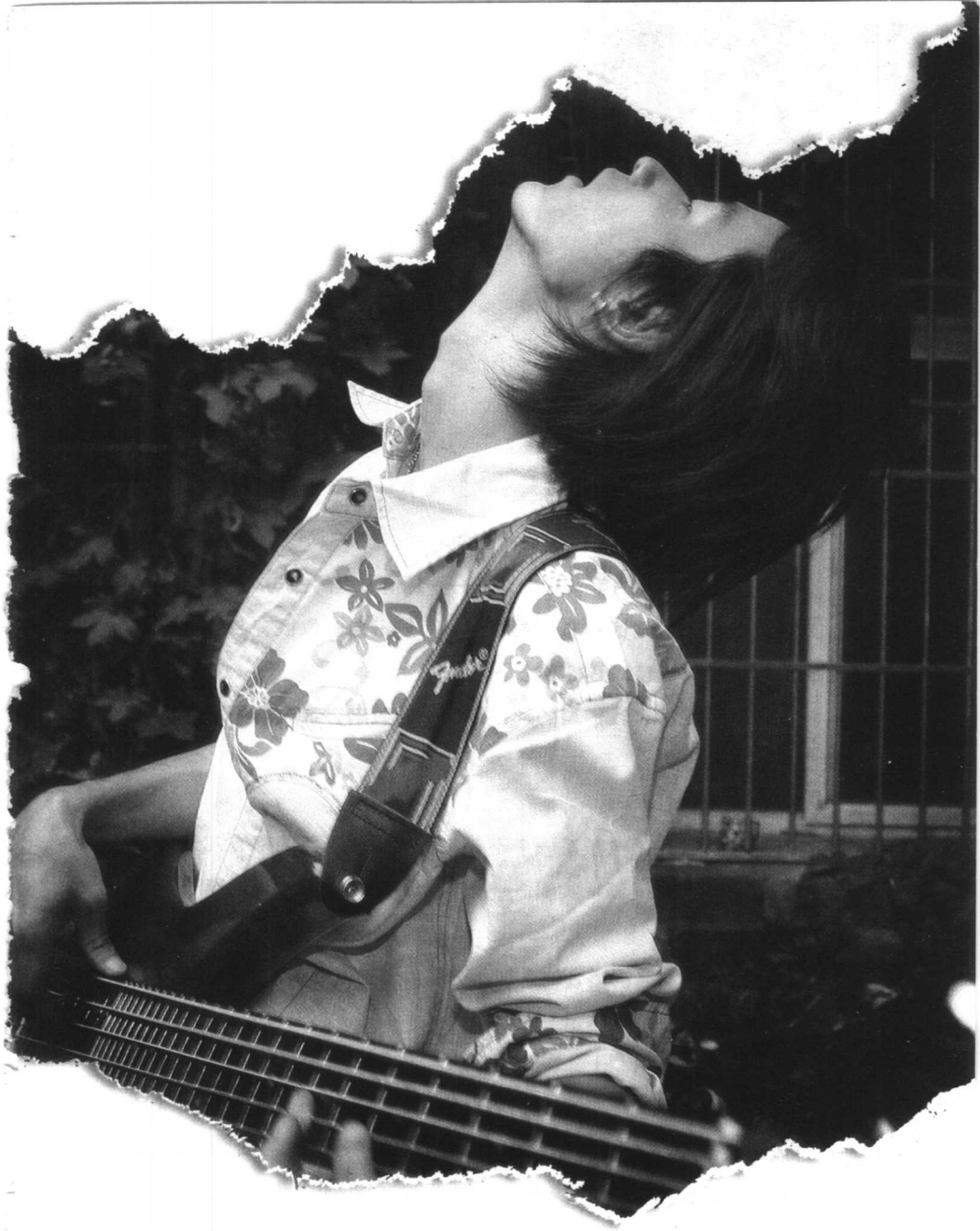


004



第一章 图图

漫天的雪烧着了
我的喉咙唱破了





“如何让我遇见你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。”

这是图图写给我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情书里的一句。

虽然我知道这句话并非图图原创，而是出自一位很有名的女诗人的诗，可是每次想起，仍然唏嘘。

图图遇见我时，我们真的都在最美丽的时刻，最肉麻不堪又最灿烂夺目的青春年华。

她是我的初恋。

那时候，我还是电子系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，每周都有几天扔下功课，去市中心一间酒吧卖唱。一把吉他，一副还过得去的嗓子，是我表演工具的全部。

后来，慢慢有志同道合的人加入进来，先是张沐尔，后是怪兽。

怪兽是贝斯手，张沐尔司鼓。

我们组成一支叫“十二夜”的乐队。

那不是一间很有名的酒吧，演出场所也很不专业。简单说，就是不可能每次都有鼓，也不是时刻要用到贝斯。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仍然是孤单一人，拨几个简单的和弦，唱一些或流行或过时的歌曲。

其实酒吧唱歌收入并不高，我在乎的也不是钱，而是那种可以在黑暗处低吟浅唱的感觉。

那种又喧嚣又孤单的感觉，无限接近自由。

在那个所有人都各怀心事的地方，其实没有人在意你的悲喜，他们听到的只是歌声。如果运气好，当他们偶尔回忆其人生中的这一刻，会忽然想起，有个人在寂寞空旷的背景里这样歌唱；他们会想不起这个人的样子，但那遥远模糊的歌声，会让他们惆怅。

这就是我心里的音乐，它或许永远不能像衣食住行一般让人念念不忘于心，却可以暗中记录人生的全部时光。至少，当我回忆起每一段光阴，都会有音乐作背景。人生是这么动荡不安的长路，只有歌声可以让人休憩——后来我会刻意地把每一段日子用乐声标志，好让自己不至于遗忘。

比如，遇见图图的那天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标志为：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。

因为她的到来实在排山倒海，阴差阳错，命中注定的，我躲不了，当然，也不想躲。

也可以说，她一直都在，她是这间小酒吧的常客。我以前也模糊看到过她，但当时她和一般喜欢泡酒吧的女生没什么两样，穿着入时，眼神浮华，总是和一些看上去不太像好人的男生厮混。

我对这样的女生历来不感冒。那时候我二十一岁，对爱情有自己的期待。我固执地认为我将来的女友会是那种古典型的女孩，黑头发、黑眼睛，开朗善良温柔，当然，也很漂亮。

在我遇见图图那天以前，我对所谓命运，一无所知。

我的工作时间从八点开始，断续唱三个小时。然后，酒吧老板请我喝上一杯，结给我当晚工钱。那天我低着头喝一杯橙汁，夜已经有点深了，酒吧里的音乐换成劲爆的舞曲，衬着灯光掩映下光怪陆离的人脸，我居然有些昏昏欲睡。



她的眼睛充满雾气
像一汪清晨的湖

把我吵醒的是酒杯碎裂的声音，人声一下变得尖锐起来。有人扛起来了！有人跑，有人拉架，总之混乱不堪。这在酒吧里是常事，我已经见惯不怪，第一反应是去找老板结工钱。当我好歹背着吉他冲到吧台，正听见一个男人尖声叫嚣：“你就这么走？你敢走？你走了老子杀了你全家！”

黑暗里看得不是特别清楚，不过我还是看到，他圆圆的脑袋被一杯来历不明的液体袭击，他所剩不多的头发被那些液体粘成一团，非常有趣。

既然有趣，我当然是要笑的。

吃了亏的家伙马上把矛头指向我：“你笑什么？你敢笑？你和她是一伙的？”他挥一挥短粗的胳膊，几个人向这边包抄过来，我看情形不对，顾不得多想，一记右勾拳，利索地放倒一个。

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冲动的行为后悔，已经看到围过来的其中一个掏出弹簧刀。我推翻身旁的桌子，桌上的酒瓶碎了一地，酒吧里的客人开始尖叫。那人闪过，握着刀朝我扑过来，我握紧拳头已经做好火拼准备，可是这时有人拉住我的衣袖，声嘶力竭地在我耳边喊了一声：“快跑！”

然后，她拉着我开始飞奔。那是一只柔若无骨的小手，拉得我心里一激灵，我就这样背着我的吉他，笨手笨脚，脑子短路地被那只手牵跑了。那帮人骂骂咧咧地追出来，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乱作一团，身边的人喘着粗气一迭声地问：“跑不掉怎么办？”

怎么可能跑不掉？

对这里的每一条小巷我都熟悉。我拉着她迅速拐进一条人迹罕至的巷子，走到深处穿过一个废弃的门楼，往出一拐，就是车水马龙的大道，明亮喧哗，安全无比。

我们停下来喘气。她弯着腰，双手按着膝盖，精疲力竭的样子。

说实话我也累得够呛，不过，我终于有闲心打量她。首先，她是个女的。其次，她很抗冻，夏末早晚已经很凉，她却还穿着短裙，露出两条匀称好看的长腿。

看在腿的份上我决定对她客气：“你还好吗？”我事务性地问。

她不答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我提高声音。

她忽然抬头瞪着我，是那种直愣愣的瞪，她的眼睛水波潋滟深不见底，我一下呆住。

“真的安全了？”她问，怯生生地，带点试探的意思。

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之后，她呆了一两秒，开始扬声大笑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生笑得那么放肆，她一边笑一边揉着自己的腿，一边还不忘上了气不接下气地嘲弄：“哎，你觉得我给那个矬子设计的新发型酷不酷？”

“喂，”我觉得我有必要弄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“你是谁？叫啥？干啥的？那群人为什么要找你麻烦？”

她一下收敛了笑容，变得倍儿严肃。

“你不认识我？”她指着自己的鼻子，“你确定？”

我确定。

她呆了一刹，判断我是不是在寻她开心。然后，总算搞清楚状况了的她一脸不解：“那你干吗去惹他们？你干吗救我？”

我发誓，我不是故意的！我全部的错误只在于我太有幽默感，以至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命运早就给我创好的陷阱。

“我还以为你也看上我了啊，老天。”她白痴兮兮地感叹，“哪晓得你没有！”接下来她用力拍下我肩膀，“敢情，你是个好人啊！”



我靠！

我差点立刻转身把这个自我感觉超好的不良少女留在原地吹风，可阴差阳错地，我没有。相反，我和她开始沿着马路牙子慢慢走，她其实仍然没有从刚才夺命的奔跑里回过神来，我猜她是那种越紧张越多话的人，有些语序混乱，词不达意。

然而尽管如此，我终于也慢慢弄清了，她叫什么，是干什么的，当然还有那群人为什么要收拾她。

实在是有些戏剧，但她却是真实地进入了我的生活。

“你叫啥？”我把好奇心按了又按，还是忍不住问道。

“我叫图图，图画的图。我在市一职高读书，读会计，大概，因为我也搞不清楚我在读什么。”

以上就是她的开场白，很迷糊，很有图图特色。但是她确实很漂亮，当我惊魂稍定，可以用一个男生看女生的眼光正确地衡量她时，不能不这么承认。她穿一身黑，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任何一个女孩把黑色穿得那么有型，她的腕上夸张地戴着一串黑曜石的长手链，她不断举起手把前额的头发拨开，样子真是明丽。

“你也晓得的咯，职高有什么书好读？男生闲着没事就评什么‘四大美女’，我是其中一个，而且，”她有些得意地补充道，“也是最漂亮的。”

“然后那些男生就会为了争我打架。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有多喜欢我，但是就是喜欢争，争这些，好有面子么？不过，反正啦，我已经习惯男生们为我打架，他们一天不打我都觉得闲得慌，觉得人生特没意义，真的。”

“虚荣。”我评价。

“虚荣就虚荣咯！”她满不在乎，“人生不就是虚的吗？”她昂

着头在晚风里走，像一头骄傲的鹿，脸上是不屑于对任何人解释的淡然。“你觉得今天这样打架很可怕？其实呢，那帮流氓也是来虚的。我不就花了他几千块买了件吊带吗？花了他的钱他就以为可以把我怎么样？杀我全家，我都不知道我全家在哪里，真谢谢他哦。”

“几千块的吊带！小姐！”我抓狂。

她很敏感地转过脸：“小姐？你说我是小姐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！”大概是我无辜的表情使她马上意识到自己防卫过度，她抓住我衣襟，有些自豪，又有些怯生生地屈尊跟我解释，“其实他连我的手都没拉过，真的。那种男人，我见得多了。”

我轻轻地把衣襟从她手里抽出来。不管她多么漂亮，我们真的不是一路人。

沙优啦啦，就此别过。

我背着我的吉他快步走，寻找62路站牌，我们学校在数十公里外郊区，公车就这一根独苗。可她牢牢地跟着我，我不得不回头建议她：“你自己回家好吗？”

“回家？”她笑起来。“你说我爸家还是我妈家？我爸家在沈阳，我妈家在重庆。”她手插腰，居然带点挑衅的味道，“或者你说宿舍？对不起，我的室友刚刚把我的东西扔出来，因为她的男朋友在追我。”

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她，她带着一脸嘲弄的表情看着我。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的痕迹，我有点怀疑她在说谎。

“咳，”我说，“我很抱歉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你要错过末班车了！”她轻快地说，“原来是个乖娃娃啊，错过末班车回不了家了，我要妈妈……”她挤着眉毛，做出一脸哭相。

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被你用激将法？正好过来一辆62，我连招呼也懒得再跟她打，脚一迈就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
“你！”她在我背后喊，“你真不够朋友！”

谁和你是朋友？抱歉啊抱歉，我认识那个人吗？我的一只脚已经上了公车，此刻有人大力拽我的吉他，我一个重心不稳倒摔下去，接连几个趔趄，靠着路边的一棵树才没摔个仰八叉。

再看看她，她笑容满面，对公车售票员做着“go go go”的手势。

公车开走了。我欲哭无泪。她依旧是那样，似笑非笑用一种睥睨的眼神看我，好像是在问：“现在，怎么办？”

我懊恼：“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你救了我，你必须负责到底。”

“我不该救你，我错了，我改行不行？”

“为时已晚。”

我懒得理她，在马路牙子上坐下开始检查我的吉他。这可是我的宝贝兼吃饭家伙，刚才撞了树撞了人还撞了墙，不知道有没有伤筋动骨。我顺手拨了一个《挪威的森林》前奏，还好，一切正常。

“我听过你唱歌，嗓子破点，感情还是有的。”她流里流气地在我身边坐下，我挪开一点，跟她保持距离。

“你刚才弹的那是什么来着？听着挺耳熟。”她没话找话。

“挪威的森林。”我尽量礼貌。

“哦，这个我知道，那个什么伍佰嘛！”她马上又自我感觉良好地哼起来，“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溶化……”

“打住打住！”我忍无可忍，“这是Beatles的挪威森林，Norwegian Wood，你有点文化行不行？”

“你有文化，你倒是唱啊！”她不甘示弱。

唱就唱，怕你怎的。我拉开嗓门，第一句“I once had a girl”就把她震住。我暗暗得意。嘿嘿说实话，我弹吉他唱歌的样子还是蛮帅的，被公认为“十二夜”乐队里最有女生缘的一个，小半年里收到的情书也有好几十封。

她在黑暗里看着我，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那些熟悉的仰慕，臭屁地问她：“服不服？”

“服个屁，”她居然说脏话，“唱这些世界上没有三个人听过的歌算什么本事？要把别人的歌唱成你自己的，或者干脆自己写，那才高明！”

“你这是明目张胆的嫉妒。”我说，“我要赶末班车回学校Happy，少陪了。”

“末班车几点？”她笑眯眯地问。

“十一点半。”我看看表，还有五分钟。

“其实你不如给我再唱一首。”她提议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的表坏了。”

我这才仔细打量手腕上的老爷表，它跟了我已经三个年头，虽然进过几次水，可总体来说还算运转良好。但是现在，可怜的它，表面玻璃裂成几块，指针一动不动——看来是刚才那记勾拳的副产品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我居然不是很懊恼，相反，有一丝丝庆幸的感觉。那天就是这样，我遇见图图，然后所有的事情便是为我们的相遇而准备，有点巧合，有点诡异，可是都只是甜蜜的铺垫。

表坏了，时间就此停住。于是她留在我生命里。

像我这样一个文艺青年，注定要为这样的小资感觉付出些什么。当我敏感地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有些没出息地感到不安，所以我